



韓文

序祭文

十六

二十一序

二十二祭文

16
273
16



知 16
號 273
卷 16

會同
印攻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區冊序

洪慶善謂區冊即區弘攻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寓在明年正月矣○叙得幽荒險怪人物如見文有畫意若此劉辰翁曰昌黎謫官時謂信懷慨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陽山縣各屬

陸有丘陵

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倅

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徃徃有之江上
或有水有字 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
 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身言夷面荒茅
一作荒榛茅竹篁一作叢 漢書嚴助始至
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注竹由日篁
 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
 期約詔或作說不 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
 為而至土或作事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
 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
 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或無矣字 莊周

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况如斯
 人者豈易得哉是許恭切虛或作谷斯或作
蹵然見莊子 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
徐無鬼篇 喜若有志於其間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 與
 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渙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或無以字
然樂當為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而一本皆
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
句應有也故定從此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
本厭下或無平字 壺既傾序以識別吉或作告非是拜或作觀
識音志 ○毛氏詩傳初吉

朔日也此蓋
通言歲首耳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
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
員外少室張道士登此道士耶
之贈意在詩序特為詩小引耳李漢
次之於此
殊為失體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

高或作南下同隱或通
作有道語似太重

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

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

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

方下或有諸
侯字張道

士亦奇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

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

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

害劔鋒白差差白或作非是恨無一尺捶為國器

羗夷捶或作筆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

與氣不忍歔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

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

不難治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

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

斯斯或作期非是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披答我事
 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
 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
 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兔下清伊伊或作洵亦通朱子
謂伊水在嶺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高高則此乃可作伊耳翹按本文已自言嶺北其為伊字無疑即前作嵩南亦何礙之有既非公家用
 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
 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
 誰

送高閑上人序

贊寧高僧傳閑身程人克精書字宜宗嘗名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雪川白紵書真州為世指法○要妙奇肆即退之亦不自知其為至者黃震曰借事形容曲盡文字之妙林希元曰此以蕪舜治天下與僚左秋奕並論其放蕩不羈何如邪茅坤曰其用意似莊子而行文亦大類莊子孫鑛曰文暢師喜文章即從文章打出一番議論閑上人善書却從書講出下一番道理此是公隨人接引且有開外道之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
 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謂進於技

者郭正城日開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

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庖丁治牛莊子庖丁

解牛文惠君日請善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

哉技蓋至於此乎扁鵲治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丸

而敗安僚弄丸入人空屯九秋之於奕宋戰

奕秋通國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樂之終

善奕者也伯倫之於酒倫晉人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

堂不嘑其馘者也徒或作從非是嘑音劑馘

也往時張旭善艸書是時或作善或作喜非

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不治他

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

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艸書焉發之喜怒一

怒焉艸書不平或又作平生皆非是觀於物

或無焉字寫得深致兼極奇崛見山水崖谷

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刻

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

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

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或無

非是此段亦奇志郭正城今閉之於艸書

有旭之心哉何等過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
 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
 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情或作精或無後字○說得又
 進今開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切猶網繆也莊子內韞者不可繆而提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今以下文頽墮潰是其為心必泊然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
 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

之然乎一、所字下或皆有於字非是或作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卒氣一寫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文意也○奇而奇錢福曰似以高閑不與旭叫他泊然淡然通旭之術而後可學書然其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意深渾隱而不發
 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善一作喜閑下或有師字
 ○善幻說見四卷酬瞿少府詩○末一轉有關異端意方崧卿曰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繫纊麻郭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曰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朱熹曰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

定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郭正域曰結得史贊妙處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作員外使回鶻序此元和十一年作據史傳諡殷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為屈虜責其侑侑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偶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其事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之是當以序為正○叙得冠冕正大是絕大手筆茅坤曰學班椽之文其嚴緊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

無小大成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

特來小者附集一本無萬字與下文不相應又無於字皆非是○此段尊

中國元和春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

上尊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

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

此段待夷狄得體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已伏殷侑看後應由是殷侯

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

或無命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元和十年

字非是月公為大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

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

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

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

作殷侯持或作襍入直三省或謂唐無三省

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息暫反省息非切朱

新仲曰唐以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張籍詩

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各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

省非也右不言三省不知直入何所刺刺七

述切潘岳閣道譚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

同或云達慮切是當以辰為義也顧婢子語

何辰耶此言應詔出使且大張其行色生

氣凜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

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人下或

纔見應前選學有經法

送楊少尹序一有巨源二字○按楊巨

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

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

嘗有詩力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

自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其都少

此詩遂知名既引年去命為其都少

尹益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

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在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云○翹讀退之諸序皆翻空弄奇
無執泥如送楊少尹作竟把一疏立
論就說到少尹處亦只是說不知有
無云云都屬揣摩口氣古韻絕倫謝
枋得曰文有氣力有光發頓挫豪宕
讀之快人意發人才思唐順之日前
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顧充日
退之見楊少尹之去彷彿似二疏遂
將二疏所來形容推許出許多景象前說
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
有或二疏所無情詞曲折動人未托
慨世之詞歸美少尹種種多情令人
一各讀
十起

管疏廣受二十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疏體也○漢書疏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仕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

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各立如此于
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
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
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張或作帳謂供亮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疏本傳自可破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燕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都一作東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
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
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達因錄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一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一且
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或無一且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及一本作方一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皆非是予亦
 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
托病上寫出不知
 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
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
疋或作一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
 以否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
 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
○郭正域曰謂弄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虛景筆端欲舞無一不照應其然吾聞楊不畫固不論也
轉掉更有變態奇

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憎之者白以為其都少
 尹不絕其祿脩下或無之字白又為歌詩以
 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
 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
 可知也
不下或無同字○字有辭中世士太
 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
或無於楊侯始
 寇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鄉或今之歸指
 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
 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

楊侯不去其鄉為法茅坤曰詞氣瀟灑古之

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

其在斯人歟正城日古人臨文不謹

送權秀才序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下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環

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怪一作伯

樂事見戰國策下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

和見韓子已詳天子或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

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縣或作郡非是董晉祭文

可致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門

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權生之貌固

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

相宜金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

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和或作聲非是閱

謂孫綽天台賦曰恐此金右愈常觀於皇

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

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

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成賦

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

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父仁鈞時為親王府長史故礎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以交遊離合之情為文又別是一種風調一種氣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一年七月以

董晉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

日為酒殺羊享賓客府或李生則尚與其弟

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

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薨軍亂軍司

馬從事皆歿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

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即日或作由○日南

南交地秦屬象郡漢武帝平南越置交州九

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

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

此掌其府事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

收皆非是○此謂東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

都蓋李亦分司也

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或君下巢字外下或無則字子下或無相字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已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一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幾別在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成或李上或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歿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

媿也

或無退字

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

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

至

寒飢或作飢寒至或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

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及之却當作在也祿不足以

養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

養下或為有為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

故又為序云

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

或有下批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石洪字

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歐

文忠云洪始終無所稱而名重一時
以嘗為退之稱進取洪之河陽幕府
之明年名為京兆路應尉集賢校理
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諡其墓○純
以議論行敘事局而却好然此路退
之尚未開書故先正亦有不甚喜此
文者具見卓識樓昉曰看前面大夫
從者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詞
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願充日
退之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通真學左
傳處送石處
士文是也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
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喬為河陽軍節
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
是歲六月十七日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
月間也

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

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瀾
水書云瀾水東是也後改名穀○借從事
之薦詞作頌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
美極得體

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
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坐一室

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

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若獨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從
無下流而東注不字

熟或作夷卜或作兆○林希元日與之語通
理管到龜卜也此中間用三個若字有二十意

文法變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

宜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

國不私於家於家或為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

疆一作定非是○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
藩度王十一真奉其子承宗叛十一月詔上

突本確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恒山郡
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各鎮成德軍所治也

農不耕收財粟殫亾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收

本一作牧歸音饋謂漕
運也一作師非是治法征謀室有所出所

一作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

主凡

何說之辭借從事之言句句為石
生占地位是文章巧處於是誤

書詢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寇帶出

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朋友一作其友○此
與勸之仕不應相反

然其由處之意已見於從者之言所以不告不謀較有意味宵則沐浴戒

行事載書問問遣所由或無則字
事或作李告行於常

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
於二字或只

有別字○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
張設席之類說見前送殷員外序酒三行且

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

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
 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
 生壽真一作其非是或無為先生別以下十
 二字此出有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
 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
使下句全無字也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
 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諂或作諛
 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
 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下圖
 一圖○四祝詞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

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有不祇字○全見左國中
 句法然一篇到此自不可無此
 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
 相與以有成也錢福曰通篇是相與有成四
 字石生安貧樂道學博謀長
 便見不肖圖利於大夫私便其身圖而能以
 道自任使大夫為國為民求士輔政便見非富
 其家飢其師受佞人味諂言之人而能以義
 取人一篇皆含此意至末段方曰東都之人
 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遂各
 也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遂各
 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退或作遣送詩
 元本具見於此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溫造字簡與大雅之三世孫文

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一牛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為河南令作○孫鑛曰妙在不實說○胤生之賢而溫生之賢○處處羅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闕空用等喻作議論

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

其羣邪多下或有於字能下或有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

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

矣苟無下或有留其字字雖下或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

北也句情更落得姪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

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恃或作懷市或作賈○石洪溫造

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

公以鉄錢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

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

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

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

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

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

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
 諮而處焉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
 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破德而問業焉
 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美石
 生在去後感慨中見之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
 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益不可也公為
 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
 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

得也廷上或無朝字求下或無內外二字或
 於懷邪或無自字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
 畚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或無過字其或作真○以此兩
 意而序之之或
 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送鄭尚書序

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
 舉進士第○公送鄭尚

書似有不滿之意通篇只說個大府之尊與境內境外之利害及稱頌數語又但言其貴而能貧仁者不富按之史殊不相合此退之見其豪俊故特為是謔以諷耳文工密有法度何孟春日昌黎序書絕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勒一家言矣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通典嶺南二府經畧使治廣州鎮州二容管經畧使治容州鎮州四桂管經畧使治桂州鎮州十鎮南經畧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鎮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二府經畧使為嶺南節度使大府始至四

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帥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或無復出大府字大府帥或遣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帕莫白切詳見元和聖德詩注鞞許戈切郊上或有字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帥下式無先字屏必鄂切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一下或更適有至字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處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俱將闕事形容嶺

南之尊筆端如畫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
 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得輕易怨
 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
 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颿與帆同或作颿踔音連又勅發切
 踔疾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失以待
 行貌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肥
 梳好則人怒則獸黨仇或作仇黨吏上或無將字撞徒上切搪音唐肥
 梳梳或作把梳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
 叙得錯落變化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

可治乃州雉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音雉
 雉又音替獮息淺切其海外雜國若耽浮
 羅流求毛人夷蠻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
 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耽音耽州或作
 流求國毛人國東州置州林邑國扶南國真
 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山海經毛民之國為
 人身生毛即璞云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
 海求夷州置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至
 但得夷州數千人還林邑一日環玉在交州
 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日音莫在林邑西北
 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胡或
 交海安南為交州之海也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

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災之災水旱癘毒
 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
 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
 事此段便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
 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
年四月
 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常○
元和十一年
 七月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權為德州刺
史德棣滄又帥滄景德棣初權自河南
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尹帥山南東

道為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
 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
 左散騎工部侍郎尚書長慶元年權自河南
常侍年十月權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
 本曹尚書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
 氏襄二十二年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又通
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贖因李訓于王守
澄求節鎮得廣州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
 復與此異何邪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
 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

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

字特以蕭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按漢書王尊傳

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唐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舊注謂唐志無所考非也○此是大經濟文字國家供邊用非大欲為省惜莫若與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石不可當吾二十石故先立王文恪亦有此議其意似與退之畧同坤日覽此文與歐食貨志相參看始得肯綮

六年冬振武軍吏忝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

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宐選才幹之士往換

之或無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

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出餽時薛奉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

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

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或假種糧齒平

人有以自效莫不滄沆感奮相率盡力以奉

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臨之宐指授

方法為下或無之字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

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

不復饑私其下或有字其或作有皆非君

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屯屯

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

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

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

從其議際武作險○唐雲州即今山西大同府受降城在府西北一日中受降秦

漢九原縣地一日東受降漢雲中郡地一日西受降古豐州地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

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

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朱銀或作朱金○按唐銀緋又品服其

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

塞下区域矣又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三千頃

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自弓矢

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

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作或作大臣

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詔見食貨

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各以為邊軍皆不知耕
 作開口望浦有司常餽人以車船自他郡往
 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灰蹄躡交通
 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相苦食不繼
 坐耗或作坐耗非是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
 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自若從其言其利
 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此
 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
 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聞

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秦課常為
 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
 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
 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
 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鄭餘慶之子瀚本名瀚以文宗藩邸時名

同段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文請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兩求告來盛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八年春也故

歸麟春衫
薄之句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執
 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
 校理士下或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開元十
 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
 理官又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
 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
 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
 所用之各下或有士字
 又或有而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
 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

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為一
 作授
 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
 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
 其勸耳矣家下或有
 選字非是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
 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
 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
 於字○按
 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
 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二年夏
 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雷守六年十月
 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
 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又云愈始舉進士投
 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

於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
 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其
 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
 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或無耳字 今生始進仕獲重諾於天下而慊
或作爾 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
 賀也有門下字 求告來壺朝夕侍側東都士大
 夫不得見其面壺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
 守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

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司下或今地
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也即成王定鼎於郊廓之所 既醉各為詩不
 韻且屬愈為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日
 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才子富文華

校讎天祿閣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此獸壽觴

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鳥哢正交加揚花

共紛泊弄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

交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

○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
 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
 等憲宗時歷授功員外郎坐與宰相
 韋貫之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
 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
 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
 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
 五滋孟渠六盤石磴七桃場八竹場
 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場
 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隋
 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
 州今為縣屬四川夔州府一統志云
 山突兀高峻為邑主山蓋其形如盛
 字故名○黃震曰中間雜喻形容亦
 曲盡文一字之妙

韋侯昔以破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
 破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安處納之惡地以
 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
 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
 者豈韋侯謂哉躍躍一無下躍字以下句偶
謂哉上或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擬周公孔子
 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藝下或無之
字下或無之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
 字皆非是字撰一作深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
 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
 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破功盛山一出入
 息之間哉喻皆奇特未幾果有以韋侯所
 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
 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
 欲弃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
 屬胸臆也且上或無方字歌詠或作詠歌胸
 音蠶潤劉禹錫音屈忍漢書胸音劬○胸臆
 說文蟲各漢中有胸臆縣地下濕多此蟲因

以為名通典開州漢之胸臆地也地理志
 開州盛山郡義寧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胸
 臆故城在今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或謂按
 雲陽縣西和者十人而及此年韋侯為中書
 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及此年一作明年一作
 時年皆非是禁中下有
 名處厚字○元和十年三月處厚以侍講
 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
 四月為中書舍人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
 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許使君為京兆許
 稹為通州司馬長慶康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元和十二年十
 二月居易為忠
 州刺史長慶元年十
 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
 儉

字寬中元和中為忠州刺史黔府嚴中丞為
長慶元年八月為諫議大夫以商州刺史嚴
祕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
卒溫司馬為起居舍人武陵司馬皆集閣下
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
稹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
嚴中丞武溫司馬造或側書稹康佐居易景
儉造又各獨嚴不書其名今攷嚴謂嚴暮時
為祕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攷諸本皆作嚴
武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
還溫造自朔州名還今於是盛山十二詩與
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
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
字之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

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此特以
文滑稽殊無風致可采定○外集一
本無此篇極得體洪興祖曰石鼎聯
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是然劉侯
雖皆公門人不應譏諷輕薄如是之
甚且序彌明貌極醜豈亦退之自謂
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
賈島碑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
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
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
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
之語亦必有是人矣今讀其劉侯
公作則若出於今讀其劉侯
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

韓昌黎集卷五

二十九

損已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朱熹曰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之言無實駁雜之說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之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使讀者不覺其非而附石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之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往往高古出羣或者謂即退之所撰特駕言于彌明耳今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一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謂無其人邪

元和七年十一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

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

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師服知下

張本作劉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

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

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何斷漢陸賈傳尉佗魁結顏曰讀為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高結讀結為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

韓昌黎集卷之三十一

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喜視之。若無入彌明。
從蒸張本刪也。高中二字。忽軒衣張脊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
 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劉往見衡湘。
 聞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解捕逐
 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解字
解張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見其老頗貌
或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
 其管兩句。張無說字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
 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道士啞然笑曰

啞格切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
 坐。袖或本作抽倚或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
 子為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有第字
書見孔仲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
武雜記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不似張本作
作似不。菌蠢退縮貌張二子相顧慙駭欲
衡賦芝房菌蠢生其隈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
 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
 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喜下或無思字

韓昌黎集卷五

度下或無欲字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

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

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

當作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喜益忌之

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頌

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

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

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

思至譏諷一十四字及思竭不能續又字下便連

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為益而一本併無盡益
蓋三字朱子云校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
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
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
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且方本語侵劉喜劉既
書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
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
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
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
若移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為然
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作非世
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
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奮下或有

或有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

然字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

之與汝就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

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
 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說使或作止
 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
 所能而作取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
 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
 不當聞也吾閉口矣此皆或作子皆就下或
 耳或作矣吾所能或作吾無子字作下或有之
 所聞語下張本有子字二子大懼皆起
 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無張
 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

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或無敢問解何
 然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
 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
 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夔夔二子亦困
 遂坐睡喘上張本有少字及覺日已上
 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本作出即問童奴奴
 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
 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童張本作僮奴日
 到門字覓下之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聞遂詣

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
彌明益其人邪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此題無

巧匠斲山骨剡中事煎烹師直柄未當權塞

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各彌明外

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在冷足自安或作安自

足非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矣使水火

爭彌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上比香爐

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

彌一塊元氣開細泉幽竇傾師不值輸寫處

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

眈眈無刃迹眈華縮切一作眈中注視貌

團團類天成師逢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

旁有雙耳穿雙或作隻上為孤髻擘諸本此下無

此似一子譏道士之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

鑑師服銚徒切可憐寒食秣擲此傍路坑

何當出灰地地徐也切無計離銚鬻彌

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師豈能煮仙藥但未

韓昌黎集卷二十一

汗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明爾徒示

堅重性示或不過升合盛師服○過或作合

成傍似廢轂仰傍或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

蚓竅微作蒼蠅鳴彌以茲翻溢愆以茲或實

負任使誠師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空

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區區徒自效瓊瓊

不足呈喜○諸本此迴施但兀兀開闔惟鏗

鏗丘耕切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

俎豆古不為手所撻撻除庚切一作悵○博雅曰撻揆也淮南子子

路撻撻而文牛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附著

也謝注撻舉也願君莫嘲諛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一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二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史記田橫初為漢將灌嬰
 敗於贏下徙梁歸彭越
 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
 不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
 橫恐後有亂乃使赦橫
 罪而名之橫與其客二
 人乘傳請洛陽至尸鄉
 廐置遂自到令客奉其
 頭從使者在海高帝流
 涕以王者禮葬之其餘
 客在海穿其家旁皆自
 刎從之其墓在河南偃
 師縣尸鄉洛陽東三十
 里○橫死列是

不可區區以成敗論也文公高其義而祭之與賈生屈原同意是補之汴州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其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百人之者至焉焦竑曰按司馬遷田橫贊云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歿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史遷此贊蓋亦委之天命也韓愈識得此意故曰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其意見超邁直發史遷所未發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

十一年諸本作十九年九月下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今按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九月出橫墓下况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特甚明者據田橫墓又在洛陽之東若自墓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元和郡國志又云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相合是感橫義高能得矣得言東如京乎諸本非是感橫義高能得壬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土下或有心字唐順之日感橫義高能得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壬便見大意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起得淋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歿者不復生嗟余去
 此其從誰或久者或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
 得一士而可王何又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
 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
 敗亂或作失鹿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管闕里之多士孔聖亦
 云其遑遑或無其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
 何傷自古歿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或
 非是踞陳辭而薦酒竟髮髻而來享集韻享靈
 字古今人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
 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承久長聲

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
 享作平聲退之吐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

登進士第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
 新史於藝文立傳只寫詹心事一
 一刺心刻骨人有言文生於情今
 觀此三似至情故無文云茅坤曰小
 序極工多悽愴嗚咽
 之肯而哀辭特爾雅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
 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
 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
 國齒者未嘗肯出仕唐以前閩猶夷今上

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
治上或有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
 往字非是
 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
 親與之為客主之禮
諸本辭進下即屬鄉縣至者衮下又有故宰相
 字下乃屬有各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顛倒
 錯亂全無文理獨主下有二人字鄉縣作縣鄉
 則尚有觀游宴饗必名與之
或作燕與讀可取云
 疑與如字而之時未幾皆化翕然
化新傳作下當有俱字
 按新傳常衮京兆人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
 使始聞人未知學衮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
 親加講道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享
 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詹于時

獨秀出來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
 進士繇詹始
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邕公筠與啓
 席序請獨孤常州及為記中辭云縵胡之
 縵化為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
 以其年攻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
 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建
 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攻之未詳耶建
 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
 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
正或有貞元矣字
 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
余正年十九字聞或作則或云
 當并出則聞一字亦有理
 八年春遂與詹文

韓昌黎集卷二十二

辭同，攻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茅坤曰：兩人交情深矣。詹則所言詹者，真矣。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諱以和其文章，切淡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歲魚切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為徐州節度推官

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茶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監字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數語何頓挫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以來或作而來，有得或作有得，字而無於，是字而有獲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黃震曰：以志養志，公

豈特解其父母心亦善為詹解者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
 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
 無憾也朋友或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
 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誌故上
或有二余字非是悲哀或作哀悲今按上文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詹或求仕與友今遠違其鄉父母之命
 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
 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

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歿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壽命不齊
 兮人道之常齊高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由
 川阻深兮鬼鬼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
 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推生知歿兮以
 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京
年劉仇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哀詹不盡之意復寓於此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歎哭之，過時而悲。友上或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下君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哀一三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雖然，愈之爲古文，

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雖然下或有求其義，八字入字，下又或，有則進，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或無道字以上下古之道，不苟舉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法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平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

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
公作辭哀之○寥寥數言文氣其以
跌宕不得任其賢愚厚薄之感讀者
酸鼻樊汝霖曰公嘗與崔羣書天下
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
公伯夷論也虞集曰悲痛特甚詩之
可以然者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起語似明昭昏蒙誰使

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

下或有邪字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

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抑蒼

恣無端而躓寓其間邪寓下或於者無知吾

為子儻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

自字或無之字或無自濯濯其英曄曄其光

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

也烏虜遠矣何日而忘烏虜或作嗚呼○劉

者之英靈而寄之以追遠祭穆員外文

為崔侍御作舊本篇首題祭穆員外文

愬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公友穆六端

公之靈按端公未詳豈穆員邪舊傳

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

為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僊員終侍御

史故舊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

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丁為

文崔侍御名懋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
 攻奔或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
 顧之如或作無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
 明我鈍而頑或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
 其厚不知其可而或作可而於後八年君從
 社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一月
 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留守無事多君子
 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州生之春鳥鳴之朝

我纏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
 以嘯歌或以偃側嘯或誨余以義復我以誠
 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終日以
 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
 語無非德聲以或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
 無罪誣以成過入牧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
 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
 直或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上懷主人
 處之宜居非是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

悠思君為憂為令狐運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

賦述郊亞意其為命員及從事張弘靖我

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

負西君反吉服駭言無他往復其符其疑當

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

毒之懷六年以弁弁一經孰云孝子而頰厥靈

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酒肉在前君胡不

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歿矣何日來還

直叙平生只著數語哀情亦輕利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

李使君前有三李員外寄紙筆及又魚

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篋投文魚之

短韻也其生本契分皆序此文○筆

墨閣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非他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

之靈一本此篇首題云維元和元年歲次景

云去使君員外三兒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

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

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未或作酉非是按癸未貞元

元十九年正月退之貶陽山時也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顏而位

仆歷貴部而西邁適清光於暫覲於或而言莫若或作若或作

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若而下無情字

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選或作荒窮退或作選荒

徒或作圖屏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

於音句窺逸跡於篆籀籀直右切○周宣王太史籀造大篆因以

為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义奐之

短韻媿翰瑕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薪芻

於信候候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空

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

沃煩腸以清酌以一作於航北湖之空明覲鱗介

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與管啾而並奏啾或作

選用居賦管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

陋窮或作寬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

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留○前漢宿留海上史

記宿留之數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

授編紵以託心左傳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去獻紵

示茲誠之不謬投或儻後日之北遷約窮馬
 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
 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
 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或成見明旌之低昂尚
 遲疑於別袖明諸本作銘非是○明旌字憶
 交酬而迭舞與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
 不橈志於讒構橈或作僥或作遭身高之紛
 羅獨陵晨而孤確陵一作凌彼憮人之浮言雖百
 車其何詬此車或作年非是○後漢書馮衍
 出妻書云詞詭百車韓蓋用此洞

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
 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侑勸也
 尚饗

祭薛助教文

公達字大順薛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

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後朝散郎守國子

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

于亾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散墓誌不本本作

字薛君之靈一本作鳴呼吾徒學而不見施

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本
反竟從自家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
作感慨妙祇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門來或藏棺蔽
帷欲見無緣皎皎眉自在人目前酌以告誠
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員外張季友也公同

承宜邢冊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不
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
司我明試時惟邢彥之
尚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公友張十三員外之靈

一作元和十年或作
維元和十年月日中

書舍人王涯致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
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波功員外郎庾承宜
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使邢冊等謹以云云
嗚呼往在貞元俱從
實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
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
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冬二十餘歲存
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
興嘆無復管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
作於今
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

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
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
宗天維不仁託嗣或作嗣託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
德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為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濶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一年八月歟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祭署文撰述絕奇雖句詰字奧其叙事則灑灑一氣如話不為聲格所縛佳佳劉辰翁曰公之奇崛戰鬪鬼神處令人神駭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
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
奠祭于公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
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
同諂益時時或作時選潘岳關中君德渾詩列營某時注時立也
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驚而在
年未三紀乘氣加入無挾自恃自
相聚輔以浮誇賈彼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
禍賢如退之不免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寤孫君飄臨

武山林之牢臨武縣名歲弊寒兇雪虐風饕

顛於馬下我泗君咷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

風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迹於虛訛自此

也饕或作號非是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

兇言之字相偶當為雪虐明其咷音桃

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跡或頂

作項非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

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或作帆或作

飄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

上武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

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諭把觥相飲後期有無

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著枕

臂欲眠加余以股或連或作復僕來告言虎入

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駭於

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

猛獸果信惡禱而憑驟音蒙寅或作齋其義

作首猛獸或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一歲之首

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

月當有徵證孟首果能歸也其說亦是

公貞元十九年與張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商

臨武界上虎入公廐取驟去驟即所乘之驢

矣不待禱而有憑也已而順宗即余出嶺中

君、埃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柳山奇變其

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遺無捨選砂俗字本作沙

也或謂心不欲見而見日選衡陽放酒熊咆

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或作存不罰

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假擢雲或作天避風太

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

有鹿角驛宋有鈎登大鮎鮎兼切楚辭

也鹿角巡檢司也

也鱣怒頰豕狗非是狗豕聲鬻盤炙酒羣

奴餘啄走官階下尻高漢東方朔尻益

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名爲國子博士

君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

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年君

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歎休吞不復宣生闊

或作生歎刑官屬郎引章許奪許奪或作奪

休咎非刑官屬郎引章許奪許奪又作許奪

韓昌黎集卷二十二

十六

皆非是也○奪謂爭執不與猶今言定奪公權

事也墓志云守法爭議棘棘不向即此

臣不受南昌是幹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刺

條謹獄氓獠戶歌又力道切用遷澧浦為人

受瘥署自處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

數經署日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還家東

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

身伸事蹇境處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計余

辱司馬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

議兵六梁走出洛下宣武軍節度使韓弘

公誦弘哭不憑棺奠不親學不撫其子塋不

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望君或作銘君之

績納石壤中中或作下○公為受及祖考紀

德事功紀或作紀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

出著字又似可疑姑從舊木作事蓋紀其德

然無所據不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

不余鑒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

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
某乙等
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
婦為母再朝中宮稽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
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
饗

祭薛中丞文

一本作同李逢吉孟簡張
惟素張賈祭○薛中丞亦
誠也薛嘗劾浮屠鑿虛罪狀表李
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薛行
事有可稱述此作特
爾爾多泛常語何也

維年月日一作元
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亾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

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

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

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故事左掖

掖給事中南臺御史中丞詩人墨客爭諷新

篇猶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

聖上軫不慈之悲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
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天

天不弔不慈遺一老傅屏余一人以在
位榮笑余在夜嗚呼哀哉尼父無自衛具僚

韓昌黎集卷三十三

典云凶之歎詩大雅瞻卍人之况某等忘言
斯久知我俱沒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
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諱字未詳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
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一作元和九年或
月日下具給事中
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雅素吏部
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又人
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
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宣大君之所旁求丞

楛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
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
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
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
法言比古經此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
驅馳朋執侃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
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權諸本作醜按古或
只作儻下臨切詳
卷秋懷詩注○後漢明贈必固辭求無不應
孰云具美而不少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

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

或本第一首題作祭神文第二首題作

又祭止雨文第二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題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又日至治下凡大神降衣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左

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

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狗弊不能嚴清

糈先旅切又音所狗倉胡切與粗同一本作糈○楚辭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注祠神米也公羊傳狗者日食精者日伐又畧也又未卜日時不敢自

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繇監

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

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服丁貫反或作時非若服作時脩富作差其

○禮記太享尚服脩注捶脯也曰裕既稔矣而雨不愆蒸以

獲也或無以獲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

簇也簇千木切○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

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

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

或無之字愛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

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

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劃

來切劃力支切又音麗月日或作日幸身有

衣口得食給神役也用上或作有充上之須

用非是劃劃解也分劃也劃去也

臚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
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庭或不信當
治疾殃瘳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
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禮記羊日柔剛鬣間

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朗
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
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明神閱人之不
辜若饗若答或饗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

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吝嗟惟神之恩或吝

作夙夜不敢怠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

血毛清酌嘉羞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

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鑿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

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又字或作界石之

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庥于人麻或作庇

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

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

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

潔以祀神其鑿之尚饗鑿之或作鑿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靈厥

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

不敢怠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

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